

清格尔泰

民族研究文集

民族出版社

出版说明

DI46/13

长期以来，我国有许多专家学者在民族工作战线上从事民族科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他们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为发展这些学科的科学的研究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有较大的影响。

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学习和了解老一辈科学工作者在民族科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陆续编辑出版他们个人的文集，希望这套文集的编辑出版能促进上述学科研究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这套文集是个人论文选编，不是全部论文汇集。所选论文力求体现老一辈科学工作者的学术水平。凡已出版的长篇专著均不收入。

这套文集中所收论文在编排上以写作或发表日期的先后为序。内容上不做重大修改，只在个别文字上做些订正。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有的还加了题解和注释。题解在各篇第一页下边，注释附在篇末。

序　　言

这部文集包括作者从 50 年代前期到 80 年代中期的三十余年间的部分主要论文。从内容看，可以分为三类：（一）关于蒙古语文的总论；（二）关于蒙古语文工作；（三）关于蒙古语言文字及有关语言文字的研究。

属于总论的有三篇，即：《蒙古语文概论》，《关于蒙古语族语言及其研究》，《阿尔泰语文学概述》（合著）。

在《蒙古语文概论》这篇文章里，简要介绍了有关蒙古语言文字的基本事项，叙述了蒙古语语音、语法的特征及蒙古文字的演变历史、早期的重要文献、蒙古文字的特征，还包括对现行蒙古文字的评价等。

《关于蒙古语族语言及其研究》这篇文章是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举办的一个科学讨论会写的。内容包括了蒙古语族各民族（蒙古族、卡尔梅克族、布里亚特族、达斡尔族、土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莫戈勒族）概况和我国的学术部门对中国境内的蒙古语族语言进行研究的情况以及提出的一些新见解等。

《阿尔泰语文学概述》（合著）是国内介绍国际阿尔泰语文学概况的。文章简要介绍了国际阿尔泰语文学发展的历史以及当前存在的不同学派的观点。同时也提到研究我国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通古斯语族的语言和文献的重要性以及我国民族语言文字研究者所面临的课题。

一般读者可从这三篇文章中了解到蒙古语言文字——蒙古语族——阿尔泰语系这三个层次的概况。

有关蒙古语文工作的，有《关于蒙古语文工作中的几个问题》、《论现代蒙古语的大发展》等。作者在 50 年代前期，曾担任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政府有关语文部门的工作。当时在干部群众中曾存在民族语文究竟有没有用处，有多大用处，社会主义时期是民族语文进一步发展繁荣的时期，抑或是逐渐走向衰弱消亡的时期等认识方面的问题。如何解决干部群众中的认识问题，应采取哪些措施解决各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曾是当时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在语文工作中也遇到了如何解决语文本身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语音、词汇、语法的规范化问题和文字的改进、改革问题等。作者在上级的领导下，与有关同志共同研究了这些问题。这些情况对内蒙古来说是历史的经验。对有些兄弟民族来说也许还有些参考价值。

除上述两类外，其余的文章都属于关于蒙古语言文字的研究。作者有机会参加了 50 年代全国范围蒙古语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工作，后来到内蒙古大学任教以后，结合教材建设也前后进行过几次实地调查。作者撰写的关于现代蒙古语语音、语法和蒙古语族语言及其方言的文章，都是根据这个时期调查研究的成果写的。这一时期的文章大多在《内蒙古大学学报》上用蒙古文发表，因而，这里收入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从 70 年代中期以后，作者研究工作的重点，从现代蒙古语的研究转入蒙古语言历史的研究。当然这与集体研究的工作任务分不开。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的研究任务，除了现代蒙古语言以外，横的方面还包括蒙古语族语言以及阿尔泰语系语言。纵的方面，除现代的书面语言外，还包括历代的书面语言，历代使用过的文字和古代的有关文字，如契丹文字。其中作者承担的任务，横的方面除了现代蒙古语以外，语族语言内以土族语为重点，语系范围内还包括满一通古斯语族的一些语言。纵的方面，除了中期蒙古语的一部分外，还包括契丹文字。本文集里的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文章，正是这一情况的一端的反映。

这里附带说明的是，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编写的《蒙古

语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共二十一本，即将出齐。作者和刘凤翥（民族研究所）、陈乃雄（内蒙古大学）、于宝麟（民族研究所）、邢复礼（内蒙古大学）合著的《契丹小字研究》，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读者如有兴趣，可参看这些书籍。

作者还想提到一点，这部文集中一些文章由于叙述的需要涉及面超出了作者的研究领域，因而难免有些失误，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对民族出版社能有决心出版本书这样需要量并不大，但打印排版却很费力的书籍，表示钦佩和衷心的感谢。

作 者
1988年3月于呼和浩特

目 录

关于蒙古语文工作中的几个问题（1953年）	(1)
蒙古语巴林土语的语音和词法（1959年）	(9)
蒙古语文概论（1960年）	(56)
论现代蒙古语的大发展（1961年）	(102)
论蒙古语动词（1963年）	(131)
中国蒙古语方言的划分（1979年）	(181)
土族语（蒙古尔语）动词特点（1981年）	(202)
阿尔泰语文学概述（1982年）	(220)
满语口语语音（1982年）	(232)
关于元音和谐律（1983年）	(356)
蒙古语塞音q、k的历史演变（1983年）	(380)
关于满文字母第六元音的读音（1985年）	(398)
关于句法结构分析（1985年）	(403)
关于蒙古语族语言及其研究（1985年）	(423)
解决民族文字问题的一个途径（1991年）	(441)
附录	
作者小传	(450)
清格尔泰论著目录	(453)

关于蒙古语文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1953年)

关于语言文字的社会作用和民族语文的重要性，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多次作了明确的阐述。认为：语言文字是人们最重要的社会交际工具，同时又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重要工具。对多民族国家的少数民族来说，必须发展各民族的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文化教育。否则，这些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原文的引证从略）。

我国党和政府，基于对民族语文重要性的认识，一直采取了重视民族语文、使用并发展民族语文的政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自治权利”一章中也明确规定：“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得采用一种在其自治区内通用的民族文字，为行使职权的主要工具；对不适用此种文字的民族行使职权时，应同时采用该民族的文字。”“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得采用各民族自己的语言文字，以发展各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因此，无论从理论上政策上或从实际上应该发展民族语文是不容怀疑的。

蒙古民族长期在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日本帝国主义及内部封建势力压榨下，经济、文化停滞在或者说倒退到非常落

* 本文曾发表于《内蒙古日报》(1953年9月3日)，随后编入《蒙古语文工作学习资料》一书，由原绥远人民出版社出版。

后的地步。整个民族走向衰亡的道路，当然语言文字也不可能顺利发展。不过蒙古民族究竟还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得以以民族语文的形式保存着相当多的历史文化遗产。蒙古族在元朝时候就有相当成熟的民族文字，写就《蒙古秘史》就是一个例证。在明清时代曾大规模的翻译过佛经(如《甘珠尔》、《丹珠尔》)以及汉文的历史书籍和文艺著作(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在这中间也出现了若干蒙古文的历史文学著作。

在解放以后，内蒙古的社会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蒙古民族不但有民族生存的保障，而且有了发展政治、经济、文化，逐步提高到先进民族水平的条件。在这短短几年当中，内蒙古的经济、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民族语文工作也有很大的发展。从民族语文工作干部的数量质量来说，从民族语文出版物的数量质量来说，都是空前的。我们现在已经能用民族语文介绍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能出版各种书籍及刊物。

但是，随着语文工作的发展，也提出了语文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有：名词术语的统一和创造问题，方言与共同语的问题，外来语与混合语的问题，新文字与旧文字的问题等等。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那就会促进民族语文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我对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一些初步意见，与大家商榷。

一、名词术语的统一和创造问题

要表现新的事物就需要新的名词术语。所以名词术语问题常常成为我们语文工作中的突出的问题。现在各部门间蒙古文的名词术语很不统一，就在一个部门里，甚至一个人的前后文章里也不统一。这对语文本身的发展以及对广大群众的学习使用都不利。为了达到统一，首先应该确定一些有关创造与统一的原则。

1. 蒙古语里有的要用蒙古语，蒙古语里没有，但能拿蒙古语

创造的用蒙古语创造，要发挥蒙古语的潜力。内蒙古语言复杂而丰富。它的表现力很强，因此过分用外来语是不对的。新创造的名词术语，在开始也许不一定百分之百的恰当（实际上这是很难做到的，这在其他语言里面也一样），但只要在主要方面恰当的话，在使用过程当中，问题也就解决了。这比用外来语还是容易被群众接受的。

2. 用蒙古语创造的时候，一定要按蒙古语规律，不能都简单的以直译的办法创造。尤其要研究蒙古语的构词规律，充分利用它的词尾变化。我们在研究蒙古语的构词规律方面还不够，因此在利用词尾变化规律时还存在些盲目性和混乱现象。

3. 语言与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活动有直接联系。因而人民群众的语言是丰富而生动的，当然也是通俗的。我们应该以极大的热情注意研究人民群众的语言，这是丰富而又可靠的源泉。

4. 口语上现在少用或不用的文言词，也应批判地加以采用。还有生命，用起来解决问题而又适当的就用，已经没有生命或用起来不怎么适当（涵义上有问题）的就不必用。

文言的来源在于过去的口语。古典书籍上的词汇、词的变化及语法构造上，反映着不同时期的词汇、词的变化及语法构造。因此研究古典著作及翻译作品对我们也是有帮助的。从这里可以吸取先人的经验。这对目前未获解决的有关词的变化规律及语法构造的某些争论，也会提供不少有益根据的。

5. 蒙古语文中原来没有，而且也不能以蒙古语来表达其涵义者，可用外来语，主要是汉语和俄语，吸收的外来语应适应蒙古语规律。

6.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新名词术语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已经吸收了许多，在今后也要很好地吸收。学习他们的经验和成就对我们是很需要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提出要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取得完

全一致。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客观情况不同，吸收外来语（俄语、汉语）时，在范围、对象上不完全相同；另一方面有的新创造的名词在那里也不成熟，经常变动；还有，我们在不同的国家，互相接触的事物，要说的东西，也不完全一样，即便一样，也不可能都商量好之后才说。

为了达到统一新的名词术语，蒙古语文研究会应和各有关部门建立经常的联系。它应成为统一名词术语的中心。

各机关创造新名词时应该经过慎重的研究，并通知蒙古语文研究会。

蒙古语文研究会定期印发新的名词术语，征求各机关意见，并定期召集会议，研究讨论，通过之后，公布使用。

已经用了一个时期的名词，如果它的涵义确实错误或根本不合乎语法的，可以讨论改换，改也行不改也行的就不必改了。

二、方言与共同语的问题

内蒙古的语言是复杂的，它几乎包括蒙古语所有方言。根据苏联和蒙古的语言学者的分类，有布里亚特方言、巴尔虎布里亚特方言、喀尔喀方言、南蒙古方言。人口的绝大多数说着南蒙古方言。南蒙古方言里面还有东部话（里边分东北部、东南部）、喀喇沁话、察哈尔话、鄂尔多斯话等区别。^[1]

这里除了布里亚特方言为其他地区所难懂外，其余的方言土语之间的差别不太大。主要差别在语音上，词汇也有一些差别。就是布里亚特方言，它的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与其他方言基本上也是相同的。

在另一方面内蒙古的共同语正在形成过程中，现在已经有了大体的轮廓。它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原来有书面的语言，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它不断吸收人民群众的活的语言而逐渐丰

富起来，它的语法构造和词形变化，是口语更加严密化更加条理化的东西。同时它和各地方言土语不同，它具有全面性和普遍性。

书面语言的逐渐丰富的过程也就是它逐渐和口语互相影响的过程。尤其在解放后，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各地区联系的加强，有大批的口语（通用范围较广的）书面化了，按照蒙古语的规律创造了许多新的词汇，吸收了不少蒙古人民共和国所创造的话汇，也吸收了若干外来语，这样我们的语汇就更加丰富了，书面语言和各地口语，正在互相进一步影响，进一步接近。

共同语如何进一步形成？民族形成的各种不同的历史途径，决定民族语言形成的途径的多样性。内蒙古现在还没有，暂时也不可能有一个在民族语言上最有势力的真正的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共同语的形成上起重大作用。但是内蒙古的民族形式的文化要发展，要以民族语文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并逐渐形成社会主义民族。根据这些情况，我认为，随着经济文化生活的进一步提高，各地区联系的进一步加强，蒙古语文要在现有基础上不断发展。根据蒙古语文本身的发展规律不断产生新的词汇，语法不断趋于完善，从群众的口语不断吸收新的血液，这样，民族共同语逐渐形成起来。它在形成过程中既要照顾人口的大多数，又要根据蒙古语的内部规律。它不能绝对根据某一地区方言，而应该是共同的折中的。当然有的方言土语（如昭盟，这里是指以巴林一带为代表的昭乌达土语）从整个内蒙古来说更多地具备着共同的折中的因素，因而将来的共同语也就可能和它相近。^[2]

共同语和方言的关系怎样呢？无疑地各地方言土语在将来都要融合在共同语里面。但是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方言土语和共同语互相吸收、互相丰富、互相影响的过程。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共同语占主导地位，方言土语占从属地位。共同语不断从方言土语吸取新鲜血液，而更加丰富起来，方言土语在共同语的影响下，不断提高，逐渐融合在共同语里面。

三、外来语与混合语的问题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不断遇到新的事物，拿原有蒙古语又不能或不便于表现的事物一定会遇到，事实上我们已经遇到不少这种情况，这时候可考虑用外来语。^[3]

各民族语文发展史也证明吸收外来语是一种必然现象，如果利用得当，不但不损害民族语文的发展，相反地它能使语言更加丰富。比如蒙古语过去曾吸收过若干突厥语、印度语、藏语的语汇，后来也吸收了很多汉语、俄语的语汇，这对蒙古语并没有起破坏作用，相反地丰富了蒙古语言。

可是如果吸收的不得当，它会损害语言的健康发展，造成语言的混乱现象，使语言的社会作用受到影响。

那么吸收的原则是什么呢？

1. 不破坏蒙古语的结构。适应蒙古语的规律。
2. 过去吸收的现在已经深入群众并已适应了蒙古语规律的汉语词应肯定下来，并解决它的书面化问题。
3. 比较高深的学术用语、专门技术用语，拿蒙古语表达有困难的，可从俄文吸收。因为这些词汇一般是有相当文化程度的人才用，他们容易接受这些，同时根据社会文化程度的提高，这些词汇也可逐渐普及到群众中去。
4. 人名、地名等专用名词的用法上，东方各国，尤其是用汉字的国家的人名、地名或国内各民族的人名、地名，按照内蒙古的实际情况和可能，一般根据汉语语音，其中复合音节的人名、地名可以拿蒙文拼出近似音。其他世界各国的人名、地名根据俄文拼音。因为汉文不是拼音文字，描写外国的拼音文字上还有一些问题。

除外来语问题外，还有一个混合语问题，我们把外来语和混和语的概念区别开是有好处的。所谓混合语就是指这样一些现象：

不按照蒙古语的规律，生硬地不自然地过分地夹杂其他语言，造成语言上的混乱并在使用当中弄出各种误解。他的产生，过去由于蒙古民族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因此语文也就走了不正常的下坡路，这是主要原因。其次在解放以后政治、经济、文化都突飞猛进，而这时语言暂时没有能力跟上去，这也造成了混合语现象。另外有些同志忽视民族语文的作用，这也是一个原因。可是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党的民族语文政策的深入贯彻，这种不正常现象是可以克服的，而且也是应该克服的。

从总的方面看，对外来语混合语问题上的两种偏向，都需要纠正。一般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无限制地用混合语，破坏蒙古语结构，引起混乱，这是不好的。一部分蒙古文工作者，走另一个极端，不承认已经蒙古语化的汉语词，不愿意把它书面化在文字上给以合法地位，从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为语言而语言，这也是不对的。可是奇怪的是不愿用蒙语化的汉语词的同志，一般愿用俄语词，把一些名词术语从俄文词典上查出来写上去就算交代了任务，以后自己也未见得记住，群众对此很有意见。

四、新文字与旧文字的问题

旧文字也是一种拼音文字，但这个拼音文字是有缺点的，最主要的是它和口语不完全一致；其次它有字形变化；第三，它有一字数音和数字一音现象；第四，它不能横写。这些是它的缺点。所以旧文字将来需要改为更进步的拼音文字。

但在另一方面，旧文字是有近千年历史的文字，它在这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起了它应尽的作用。第一，现在它还是我们的有效的文字工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第二，内蒙古的语言复杂，不统一（这点不同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可是文字是共同的，它是全面性的；第三，旧蒙古文无论如何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文化遗产，它记载

着蒙古民族的历史，同时它还反映着我们语言的发展情况和发展规律；第四，旧蒙古文是便于书写的速写文字。

旧文字的优缺点是这样，新文字的情况大体上与此相反。从整个趋势来说，可以肯定是要用新文字，但不能马上就用新文字。这是因为：

1. 用新文字以前应该进行内蒙古地区语言的调查研究，进一步解决有关民族共同语的问题。

2. 上列问题解决后，就应确定新文字方案。它的字母应该完善地描写内蒙古语言的语音，它的正字法应该合乎内蒙古的语言。

3. 在上列两个问题解决后，还需要准备师资、教材，还需要一个逐步代替的过程。

因此我们现在一方面还是应积极推行旧文字，改进教学法，改进文字本身；另一方面着手研究有关新文字的一系列问题，争取推行新文字的条件。^[4]

注 释：

1. 关于方言划分请参看本文集中的《中国蒙古语方言的划分》。
2. 关于标准音，1962 年商定以“正巴语音”（正蓝旗、巴林右旗一带的语音）为标准音。1979 年又商定以正蓝旗为代表的察哈尔土语为标准音。1980 年由自治区政府批准。
3. 这里说的外来语，后来一般称之为“借词”。参看本文集《论现代蒙古语的大发展》。
4. 参看《论现代蒙古语的大发展》的文字问题部分。

蒙古语巴林土语的语音和词法

(1959年)

前　　言

中国是蒙古族人口众多的国家之一。根据1954年的全国人口普查，中国境内蒙古族人口有146万，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和东北以及西北各省区。他们的语言包括各种大小不同的方言土语。对此解放前研究得很不够，除了某些蒙古语学者对其中的个别方言土语进行过一些研究外，对整个蒙古语的各个方言土语从未进行过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因而很多方言土语的情况尚未被人们所了解。解放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各个方面的发展无微不至的关怀，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的语言研究工作也很快地开展起来。单以蒙古语来说，中国科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协同内蒙古自治区和新疆的有关机构于1955年和1956这两年内组织两次较大规模的方言调查工作，对全国各地的蒙古语进行了普遍调查。通过两次调查，搜集掌握了大量的语言材料并开始了系统的深入的研究。一篇简短的蒙古语简志即将完稿，不久还要完成蒙古语调查报告的编写工作。将来对蒙古语各个方言土语还计划写出较详细的专题报告。我在这里对巴林土语所作的介绍仅是根据这两年来在巴林右旗调查所得的材料经过初步整理写成的一个概括介绍。我之所以在这里特地介绍这一土语，一方面是因为学者们过去对这一土语研究得很少，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一土语在中国境内蒙古方言土语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它对全面了解中国境内蒙古语情况可能会有一些帮助。

巴林土语是蒙古语东部方言^[1]的一个土语，它在东部方言各土语中最接近中部方言，它虽然具有东部方言的共同特征，但不像东部方言的其它土语那样具有很多的土语特征。这是和操这种土语的人民的历史和这一土语的地理环境分不开的。

这里只就巴林土语作一简要介绍，至于更进一步的详细研究，尚待今后的工作。

第一部分 语 音

一、元音音位和辅音音位

巴林土语的音位中包括元音 22 个，辅音 19 个。

(一) 元音

单元音 11 个各有长短。即短元音 α 、 \circ 、 o 、 ϵ 、 œ 、 y 、 æ 、 o 、 u 、 i 、 y 和长元音 $\alpha:$ 、 $\circ:$ 、 $o:$ 、 $\epsilon:$ 、 $\text{œ}:$ 、 $y:$ 、 $\text{æ}:$ 、 $\text{o}:$ 、 $u:$ 、 $i:$ 、 $y:$ 。单元音可以结合成下列两类复元音：①后响复元音，有 6 个， ua 、 ue 、 ue 、 $uə$ 、 $iə$ 、 io 。这些复元音的后一个音素都是长的。因为没有短的与它对立，所以省去长音符号。②前响复元音，有 2 个， ui 、 ui 。

后元音 α 、央元音 \circ 是不圆唇元音。

\circ 、 o 、 u 是圆唇元音，舌的高低、前后的部位各不相同。以高低而论 \circ 最低， u 最高。以前后而论 \circ 最前， u 最后。 \circ 比标准元音 [ɔ] 稍高些。 o 略有央元音的色彩。 u 接近汉语的 u 。 \circ 、 u 发音时舌要尽量后缩。

ϵ 是次低的不圆唇的前元音， œ 是和它相对的圆唇元音。 y 是比 œ 高的圆唇元音。

i 是不圆唇的前高元音。 y 是圆唇的前高元音。

以上 11 个短元音都可以在词首或第一音节出现。词尾一般不出现短元音。 u 、 u 、 ϵ 、 œ 、 y 等不能出现在第一音节以后的音节里。词的第一音节以后出现的短元音 α 、 \circ 、 ϵ 、 œ 、 i 与它们在第一音节的读音不完全一样，都弱化，变成 $\check{\alpha}$ 、 $\check{\circ}$ 、 $\check{\epsilon}$ 、 $\check{\text{œ}}$ 、 \check{i} 。非第一音节里的 i 只能在 $dʒ$ 、 $tʃ$ 、 f 后面出现。

下面是短元音的例词： $arag$ 方法、 $xərəx$ 减少、 $xurax$ 集中、 xer 回去、 $xər$ 二十、 vn 橡子、 $ərəg$ 崖、 od 羽毛、 ud 中午、 $itgəx$ 相信、 $tʃy$